

# 折射日本家庭形形色色的住房需求

——看日本行业喜剧《卖房子的女人》

罗薇

随着电视剧《安家》的热播，其原型日剧《卖房子的女人》引发观众的好奇。

2016年夏，日本电视台推出了10集系列剧《卖房子的女人》。该剧的脚本由日本知名编剧大石静执笔，讲述了不苟言笑、性格强势的天才房产销售员三轩家万智从TEIKO房产公司总部调到业绩平平的新宿分店后，不断创造卖房奇迹的故事。这部题材冷门的行业剧，以扎实的脚本和励志的喜剧风格，获得当季收视冠军，并囊括第90届日剧学院赏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和最佳作品四个奖项。2019年冬，第二季《卖房子的女人的逆袭》，以原班阵容强势回归，续写该系列的高口碑和高收视。

## 每个屋檐下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烦恼和秘密

事实上，在日本房产泡沫破灭后，房产销售并不具备职场吸引力。即便在职业门类丰富的日本行业剧中，也比较小众。《卖房子的女人》以东京举办奥运会，房地产业繁荣为创作背景，女主人公三轩家是拥有强大的职业信念和出色的业务能力的职场精英。角色设置结合了大门未知子的强大、家政妇三田的机械和古美门律师的毒舌——这是之前几部热门剧中的人物。同时作为日式喜剧女主角，她漫画风的咆哮“Go!”每集必现，且自带声光、风特效，让一群磨磨唧唧、犹豫不决的人闻声而动，激起笑点。

剧情从三轩家出任新宿分店主任展开，那里聚集了一群工作状态散漫的员工，包括老好人科长屋代，温良有余，魄力不足；职场菜鸟野干，空有热情，不得要领；业务骨干足立，善于伪装，缺乏诚心；傻白甜白洲，好吃懒做，胸无大志。该剧每集的剧情主线围绕一宗房产交易展开，销售员们的故事则作为副线穿插其中。最大的看点是女主人公如何完美攻克工作难关，为有各类住房需求的客户，寻找合适的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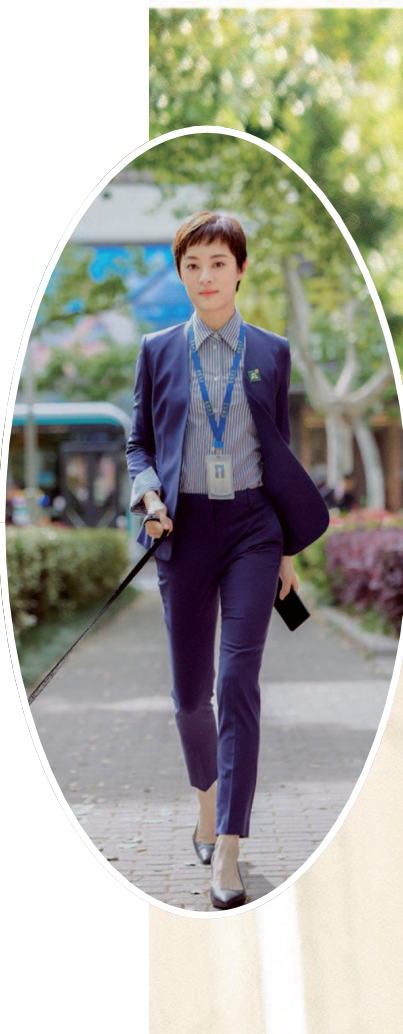
整部剧集就是一部售楼宝典，编剧通过丰富的房产销售案例和丰满的细节来展现行业的生态，为观众解密卖房的攻略。剧中形形色色的房产交易涵盖了当代日本社会各阶层和人群的购房样本，从富豪到上班族，从公众人物到御宅族，从大家族到小夫妻，从情侣到单身人士。五花八门的

住房需求，考验着房产销售人员的智慧和业务能力。每一集教科书般的经典营销案例，反复印证了卖房天才看似狂妄自大，实则把握十足的口头禅——“没有我卖不出去的房子”。

女主角所呈现的房产中介形象颇具颠覆性，她脸上没有讨好的笑容，也不会牛气哄哄的粘人，更不会对客户的要求照单全收。虽然看起来不好亲近，但专业素质极高，做事讲求效率。平时废话不多，开口便能句句切中要害。剧中医生三口之家想买医院附近的别墅，庭野苦于找不到符合完全要求的房源，带着客户不断看房，却毫无进展。三轩家跟着去看了一次，便敏锐地意识到女主人对客厅楼梯的执念背后是亲近孩子的意愿，而孩子的一幅画透露出对奶奶家的眷恋。于是她将医院对面一室一厅斜坡公寓的大客厅布置成了全家共用的工作区，还在花盆中插上了从奶奶家摘的枇杷枝。女医生带着质疑走进她推荐的小户型，却被走心的设计彻底打动。三轩家用事实让同事明白了，销售就是在充分了解客户真正的需求的基础上，解决客户的烦恼，为他们规划人生。卖房单凭努力不够，还要依靠经验和智慧，善于洞察人心。

跟在她身后的庭野和白洲得到了各种职场历练，但他们搞不定的生意常常被三轩家理直气壮地抢走。白洲习惯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客户和房源，对有买房意向的流浪汉不以为意。被派去老公公寓发广告，又半途而废。最终，对客户秉持以诚相待，不分贵贱的三轩家，在流浪的电器社社长和省钱买房的老公寓住客手中成功签约。第二季中她甚至去网吧蹲点，在逃避现实的网吧难民中开发出潜在客户。同样，对于不同类型、档次的房产，她也总能找出优点，改进缺点，寻找适合的买家。就连业界公认难以脱手的凶宅，她也能精准地锁定医院和殡仪馆从业者，轻松找到看透生死的卖家。看房时，不仅真实告知凶宅信息，还重现犯罪现场，笑料十足。

剧中三轩家通关攻略式的卖房过程固然精彩，销房背后折射出人性和社会心理也值得细品。两季20集的案例涉及一系列日本社会的现实话题，包括代际关系、盐居族、不婚族、职场女性、婚外恋等。这些话题渗透在各种卖房买者的日常生活中，每个屋檐下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烦恼和秘密。编剧从卖房者的视角，对这些社会现象进行了具有人情味的观照。比如三轩家让信奉“断舍离”和患有



左图：《安家》剧照



右图：日剧《卖房子的女人》剧照

“囤积癖”的恋人以分层居住的形式和睦相处；让啃老族用以房养房的方式保障未来生活；让两代人以背靠背为邻的格局，避免婆媳矛盾；让职场女性把房子买在丈夫公司的幼儿园附近，从而转移一部分育儿压力。各种彰显女主人公智慧的解决方案，颠覆了人们对房产销售的固有认知。

## 与其对他人指手画脚，不如尊重客户的生活方式

剧中人物对诸多社会热点问题的探讨也很有启发性。比如，在盐居族的买房故事中，庭野主张鼓励20年未出家门的中青年男子重返社会。三轩家则坚持恪守职业本分，认为与其对他人的生活方式指手画脚，不如贩卖给

客户合适的生活方式。人到中年的“家里蹲”搬进新家，不仅利用屋内自带的攀岩设施锻炼身体，还通过写垫居日记意外走红网络。这样的理想化的结局固然出于剧情设计，但编剧借主人公之口，为处理盐居族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三轩家虽然性格强势，但在卖房过程中对客户群体的多元需求和生活方式，却展现出开明和包容的态度。她善于换位思考，懂得变通。无论是面对生活方式冲突的“断舍离”和“囤积癖”情侣，还是家庭地位悬殊的天气预报员夫妇，她都能在不需要客户做出改变、妥协、牺牲的情况下，为他们的住房需求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并实现双赢。虽然，三轩家无心做救世主，强调一切皆出于卖房目的，但正是这种心无杂念的全身投入，使她在销售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为客户构

建起了一个令人安心的家园。

值得一提的是，日剧原文片名为《家売るオンナ》，“家”（いえ）被翻译为“房子”，弱化了“家”的概念。房子本身是一种商品，只是家的外化形式。本剧情的设置正是基于“房子是买来住的”前提之下，讲述不同家庭的住房需求的故事。

房产作为人生中一笔庞大的开销，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家无疑是全剧的母题，贯穿剧情的主副线之中。讽刺的是，像三轩家这样一位卖房天才，甚至姓氏意为“三间房”，都与职业相关。第一季中，女主人公竟然独居于一栋租金便宜的凶宅之中，终日忙于卖房，却只为他人做嫁衣裳。剧情透露她学生时代的遭遇，包括失去父母关爱，背负巨额债务，曾无家可归。从小缺少关爱，以至于不会表达感情，但她内心渴望拥有一个家，感受庇护和温暖。第一季尾

声，为了守护被大家视为“家一般感觉”的心心酒吧，她和科长放弃了工作。在守“家”和卖“房”中，她毅然选择了前者。这是女主人公在情感上的成长的证明，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不过她和科长之间的爱情故事，在两季衔接上有断片，使得对女主人公拥有家庭的始末含糊不清，给观众中留下一些遗憾。

整体上看，作为一部治愈、励志的喜剧，《卖房子的女人》依靠一群有缺点，但不失可爱的角色，创造了不少笑点和燃点。不过，最令观众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系列精心构架的卖房故事所呈现的房产销售行业的生态和当代日本社会的人生百态。作为一部行业剧，如果既能在本行业中掀起话题，又让普通观众对房地产销售职业的价值有所了解，那么该剧就具备了成为优秀作品的条件。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

# 在历史交汇处的那不勒斯，幸福太奢侈

——评海外剧《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新名字的故事》

边远

改编自意大利畅销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电视剧集《我的天才女友》最近推出了第二季《新名字的故事》，刚刚上线便在豆瓣网站获得了9.6分的超高评分。不过，这部HBO电视网出品的电视剧集与传统意义上那些热门海外剧大相径庭，它的强势走红既出乎意料，又实属情理之中。

要知道，近年来热门海外剧的榜单大多属意强对抗性、想象恢宏、带有猎奇色彩的作品，比如《权力的游戏》《行尸走肉》《吸血鬼日记》等等，而《新名字的故事》压根就不是一个奇闻、讨巧的故事，它沉重、现实、节制，以“女性视角”为标签把磅礴瑰丽的奇幻世界撕出了一隙裂痕，映射出现实主义、写实风格、非英语叙事的一道光芒。

## 将生活的痛楚酿为玉露琼浆

《新名字的故事》的成功绝非侥幸，原著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本就是近十年的出版奇迹。“那不勒斯四部曲”由《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失踪的孩子》四本情节连贯的小说组成，描绘了自20世纪50年代起，意大利那不勒斯贫困街区的两个女孩莱农和莉拉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被翻译成40多个语种，累计销量超千万册，读者们在各大社交媒体建立社群进行旷日持久的讨论。而它的同名改编电视剧集也以高还原度和制作水准，让昔日里各执影视链一端的“读者”与“剧迷”，心悦诚服地合二为一。

第一季《我的天才女友》讲述的是少女时代的故事：求学的遭际，升学的迷茫与失学的痛楚，在鞋店里当帮工，迷借助嫁人改变命运。《新名字的故事》承接第一季，依旧以女性视角徐徐展开，老年莱农回忆着自己与莉拉的交往，讲述她们的青年时代，在城市学校里的无所适从，与旧日伙伴的和而不同，还有每一个女孩心心念念的爱恋——它并非像憧憬一样的美好，反而因竞争、爱而不得、所托非人、机缘巧合成为了生命中难以言说的隐痛。

莱农与莉拉，她们终其一生都在反顾自身，也彼此打量。门房的女儿莱农乖巧木讷，以学习为凭依力争逃离自己穷困的街区；鞋匠的女儿莉拉明艳桀骜，以勇敢为武器在狭窄逼仄的街区横冲直撞，即便因想要读书而被父亲推出了窗外，即便因不顺遂而被丈夫殴打，即便她不知方向、没有梦想，也不曾放弃她的抵抗。

我们有多久不见这样的女性形象？不知从何时起，影像中的女性形象总是似曾相识。少女多是洛丽塔兼或洛丽塔的形象，时而以清纯的姿态衬上魅惑的底色，又或拿起手枪陪伴在凶手的杀手身旁，再或是随时变出金属小钢爪的少女款“金剛狼”，这些少女形象无论伪装为硬核，或是娇饰以柔弱都裹挟着诱惑的“荷尔蒙”，传达出逢迎的态度，一种主动进行自我调整的“狡黠”。同理可证的青年女性也看看去都很眼熟，多以不甘现状为伊始，以“办公室恋情”为过渡，以爱情事业双丰收人生开挂为落幕。

这种人物形象的“同质化”、千人一面的“套路化”遮掩着思想深度与现实经验的双重匮乏。这种单线条的呈现方式既无力书写女性的私密命运，也无力洞悉个人命运的幽微与曲折，更无法反映时代的宽广与复杂。而莱农和莉拉，她们衣衫破旧却聪慧、勇敢的形象与“常规”的少女有着本质的差异，她们互为“镜像”，自童年起就互相鼓励、互相嫉妒，她们暗戳戳地较量谁更聪明、谁读更多的书，她们鼓励对方走得更远，她们爱上同一个男人，有人胜出有人黯然神伤，她们以本能互相滋养，又用情感彼此消耗。从这重意义上说，将《新名字的故事》冠以“女性主义”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作为女性成长叙事，那么，女性欢欣与痛苦的根源，女性的对照物，那不勒斯的男性是否能够幸免于难？

## 不着痕迹地展现普通人生活的戏剧性

可惜，“那不勒斯四部曲”里没有命运眷顾的幸运儿，甚至在那一整条街区，幸福都是一个太过奢侈的词汇。潜藏在女性友谊与抗争之下的，是广阔而暗流涌动的社会价值。莱农在逃离街区，也在以“陌生化”的视角审视街区，这个“不名一文”的地方，受到其时法西斯主义和诸种意识形态的波及，困厄于自上而下的贫穷和漠视，也受制于自下而上以索拉拉家族为代表的黑恶势力权力阶层的压迫，每个人都

在困顿中挣扎，那些卑微、无效却不甘于斯的力量，茫然向上的价值，一样打动人心。

“你知道什么是庶民么？”小学老师的发问，街区里的人却在用一生来作答。意大利的1960年代，一个历史转身之际，得益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产阶级的群体在迅速扩大，与此同时中下层的人民则在延续被剥削与被损害的命运。在莱农眼中，鞋匠的儿子、卖菜人的儿子、泥瓦匠的儿子、肉铺老板的儿子，人人都想改变现状，改造店面、拓展新业务，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妄想抓住任何一个做官的机会，却大多铩羽而归，就算走得最远的人，也无法摆脱街区的印象。大学里的莱农总是表现出一副沉默、微笑的乖巧模样，因为她发现她只会以过于隆重的意大利书面语来进行交谈，她需要学习城市姑娘的穿衣打扮、言谈举止、理性的思考方式，要学习如何“体面”，要竭尽全力地控制自己的那不勒斯方言脱口而出，那那那的方言意味着“不雅”，意味着自己的粗鄙出身。历史从不曾线性前进无限延展，在那螺旋式上升的飞翔中，个人的奋斗很容易隐而不彰，以缄默，或是以喧哗。

历史交汇的地方，每每有好故事在生长。漫长的岁月跨度，广阔的社会历史维度，与现实主义的呈现方式珠联璧合、相得益彰。HBO坚持“还原”那不勒斯，建造起一个破旧的社区对应故事发生的年代，从9000多个演员中选出剧中的角色，在视觉的质感、构图等方面都逼近电影的拍摄效果，逼真地呈现出那不勒斯底层社区的光影图景。甚至，冒着流失部分英语观众的可能性，坚持使用“老土”的



▼《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剧照

那不勒斯方言和意大利语进行拍摄。这份坚持，不仅“还原”了地理属性，更借此还原出人物的个体身份与社会价值。这份对“还原”的执念，在收获“剧迷”的同时，也打动了小说原初的读者，那些头脑中想象过无数次的人物形象与悲欢离合，经由视觉再现，渐次浮现在眼前，让小说读者们体验到了双重的唏嘘与沉淀。

于是，我们在荧屏上看到了一部非常规的海外剧，它大胆继承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遗产，用朴素的手法展示生活，表现底层人物的命运，发掘普通人生活的戏剧性，反对“虚构”，或者要“虚构”地不着痕迹。

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曾说：“阅读的力量，其实在于它让人感受到，让人颤抖，

让人回味，让人悲观。在足够的悲观之后，才能够让人通透。”王尔德说：“小说不是生活的镜子，而是生活的水晶”。观影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好故事可以让你回到现实，装作悲观的事件不会发生或者就算发生了也没关系，“回到现实中来”，才是现实主义的缘起与命运。

《新名字的故事》依然在用女性的目光审视世界，以被排斥在“史诗”“文学正典”之外的女性视角与立场，凝视那些细腻复杂的情感关联、曲折婉转的个人际遇、微瑕琐碎的日常经验、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她们的一切发生于苦难、发端于庶民的身份，即便在老年莱农克制的叙述中也能感受到那些恢弘、深沉的暗流涌动。（作者为文学博士、文艺评论人）